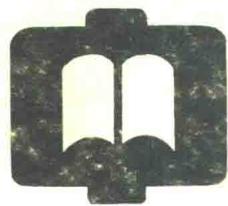


1984

中国小说年鉴



中篇小说卷

ZHONGPIAN

XIAOSHUOJUAN

中国新闻出版社

中 篇 小 说 卷

刘思谦 谢望新 选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4中国小说年鉴·中篇小说卷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外小庄北里二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53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 插页：4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500册

责任编辑：孔凡青

封面设计：李正明

统一书号：10363·004

定价3.90元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

孔凡青

1980/01

1984年，中国小说在不平静的文学航道上继续前行，留下一串串激扬飞越、五光十色的浪花。我们捧起它奉献给读者，集成《1984中国小说年鉴》。

这是一套十卷本、三百五十余万字的编年体小说类书。多角度、多层次地选录了1984年中国文坛(从大陆到台港)涌现出的有代表性的小说。我们分成十卷，绝无十全十美之意，只希望能反映出这一年小说发展的多样化趋势。多样化，也许正是这个小说丰收年的一个特殊标记，这是令人鼓舞的好兆头。多样化是一切快感的源泉，小说向多极、多元化发展，无疑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人民群众千差万别的审美情趣得到初步满足的表现，是小说走向黄金时期的开端。

这一年小说作品浩如烟海，编选是个苦差事，也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尊重文学对生活那“富有诗意的裁判”的权威，也承认文学那“寓教于乐”给人以美的愉悦的作用。所以，凡能给人以某些思想启迪或健康的美感享受的作品，我们都给予应有的礼遇。

这套小说年鉴的编选工作，得到现代著名老作家沈从文、严文井的热情指导和殷切关注，他们又担任了年鉴顾问，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十几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青年学者、评论家、编辑，参加了编选工作，给了我们很大的

支持。还有值得说明的，这套书中不少卷的序言，都出自近年来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之手，读者自会感受到那股年轻人的朝气。

编辑这类大型的小说年鉴，我们自知才力不逮、经验不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叫“小说研究会”的组织出版过一部小说年鉴，不很成功；这次，也许又是自讨苦吃。但这是一项事业，总要去尝试，总要去奋力开拓！

我们诚恳地期望海内外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历史感的加强与悲剧意识的觉醒

——《1984中国小说年鉴》(中篇小说卷)序

刘思谦 谢望新

中篇小说的崛起和繁荣是当代文坛引以自豪的盛事。它在七十年代末初露锋芒、八十年代初大显身手，至今生机勃勃、木秀于林，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成为新时期文学当之无愧的骄子。

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说仍然是个旺年，但它的气质却趋向于文静和内在了。没有前几年的“爆炸性”效果，也缺少联袂而来的佳作名篇，然而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一个作品群体，它似乎是在克服着自身的莽撞和浮躁，默默地又是稳健地扩展、拓深着审美的视野，观察审度生活的目光由单纯热情变得冷峻自信，显出走向成熟期所特有的沉稳和理性。

当今时代主潮，已由思考转为变革，改革引起了当代人的普遍关注，它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腾飞，与千家万户的命运血肉相连。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自然会有大量以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出现，变革精神渗透进各类题材，文学的时代主题，由伤痕、反思转为变革。但这只能是一个大体的界说，难以涵盖穷尽复杂的文学现象。一九八四年中篇小说发展的实际状况是：伤痕文学作为一种逝去的思潮，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难以为继，而反思文学却在一个更广的生活面和更深的历史层次中得到延续，和那些与现实生活同步的作品并行不悖。这两类作品较之过去几年的显著变化，是现实题材历史感的加强和历史题

材悲剧意识的觉醒。这是一种更为内在和深刻的变化，是现实主义文学深化的表现。

现实题材中变化最大的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触摸到历史变革潜在的脉搏。它们首先以浓重的富有历史感的生活氛围征服读者。作家静观默察的写实笔触，深入到我们这个民族古老的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和传统文化结构之中，从农村各色人物自觉的或本能的意向冲突中，捕捉住了历史长河缓缓流动的节拍。回回所恪守的“向土圪垃要吃喝”的生活信条、韩玄子所坚信的“天还是天、地还是地”的信念，终于连同那世代沿袭的油灯和古磨，被历史进程所否定。生活变革的步履，是艰难而缓慢的，又是不可逆转的。这里的人物种种利害和感情纠葛及其生存环境所构成的整体氛围，是古老的多层次的传统结构在几乎是凝滞状态下的松动，中国农民正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向陈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告别。农村知识分子韩玄子这个人物的认识价值，在于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行为方式与行为动机的结合上暴露出封建传统观念的保守性与虚伪性，写出了一个人物典型，把那些简单化、脸谱化的反改革者形象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周克芹的《果园的主人》，以准确的分寸写出了同为“改革者”的不同的行为与心理层次。万元户江培生顺应历史潮流开粉房、承包果园致富，可他目光短浅、经营思想还停留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水平。作家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看出了生活的合乎逻辑的变迁，在情节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预示出果园的也是生活的真正主人，将是相信科学、懂得现代化管理的华良玉、尤金菊。华良玉不满足于受雇于人的地位，要求自立、寻找能够施展才干智慧的际遇和位置，他以意识到的主动精神摆

脱了江家以人身依附为实质的联姻，从江家毅然出走，和尤金菊携手创建新的生活，相当典型地表现了当代农村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要求。那个象影子一样的江家祖父，是一个旧时代的遗老。七老八十、双目失明，却不甘寂寞，顽强地以主人自居，固执地用据说千古不变的信条干扰着生活前进的步伐。这是一个具象化的封建幽灵的象征。张一弓的《春妞和她的小夏斯》，以农村运输专业户春妞驱车途中为结构线，开扩了人物的心理场地，把一个乡村女司机的行为动机写得满有风趣。吃商品粮的世界和不吃商品粮的世界的差异，带来了农民深深的屈辱感。作家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去感觉和把握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的瞬间，把现实性和历史感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代农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刻画了用创造性劳动创造自己平等价值的农村新人。张一弓没有把他的人物具体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排斥于艺术视野之外，而是以直率的笔触，敞开了春妞那既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又被金钱的鞭子所抽打的矛盾的也是奋进的心境。长期以来，文学被“重义轻利”的儒家虚伪教义所禁锢，人物被放置在摒绝七情六欲的真空中，成为某种道德戒律的苍白容器。春妞以及禾禾、回回、王才、韩玄子、华良玉等有着现实欲念、呼吸着人间烟火的人物形象的出现，对于文学中积习已久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反功。矫健的《老人仓》和张炜的《秋天的思索》，尽管是以往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这一主题的延续，却有自己对生活的敏锐的发现。这两篇小说都言改革之难，但这里的“难”，不是社会肌体上静态的积弊，而是在改革深入人心的形势下出现了新的隐蔽的行为方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负载是如此沉重，正如鲁迅所说，要挪动一个火炉也极不易。看来，当年梨花屯的冯么爸和今日红星村的杨基们的腰杆，还没有完全挺起来，改革的

脚步并不轻松。权势和金钱还是紧紧连在一起。王三江（《秋天的思索》）、汪得伍、田仲亭（《老人仓》）这样的干部，可以接过改革的口号，旧戏新扮，继续盘剥乡里、欺压百姓、把生产、分配的命脉牢牢握在自己手心，利用多年为官所经营的关系、门路，疯狂地聚敛财富，使本旨在于富民强国的政策变形，使自己首先富起来。《老人仓》还表现了民族心理的情况：容易满足、得过且过、乐天知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也是改革脚步缓慢的原因之一。在近年来一片改革的凯歌声中，两位年轻作家这不约而同的发现，是一付清凉镇静剂，使人生出某种顿悟。

文学的历史感来自作家对历史进程自身辩证运动的审美感受和艺术把握。现实的变革，原是从历史积淀的源处走来，根植于形形色色并不那么纯净圣洁的生存希求、生活方式、心理观念的真实的而不是臆造的冲突之中，是历史的合力消长、运动的结果。所以，文学的历史感与生活化是二而一的。在一些相形见绌的作品中，有的是堆砌外部事件、追求表面效果，杀新人物拉进写滥了的旧套子，或者将一个内涵很深的生活素材导入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某种模式中去。有的由于对生活的简单化处理或矫饰的道德感而丧失了历史感，使拔高抽空了的人物充当某种并不新鲜的道德信条的传声筒；还有的作品，出于某种迎合时尚的不真诚的忧虑，而导致了对生活整体把握的失真。

作家观念的开放更新与历史意识的觉醒已经提出来了。一九八四年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仍不见景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旧的本来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知识分子观念仍然窒息着作家的灵感，束缚着他们的头脑，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形象总是害着软骨病。在这方面，报告文学倒是走在了前面。《哥

《德巴赫猜想》曾经成为《人到中年》诞生的先声，最近报告文学《小木屋》、《蓄电颂》、《胡杨泪》等又激动、振荡了知识分子的心，呼唤着中、长篇小说出现足以概括当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和智慧风貌的典型形象。基于此，我们对《祖母绿》、《婚配概然率》、《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无言的群山》、《潮锋出现之前》等无不偏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写知识分子的知识优势，破除了写知识分子观念上的清规戒律。《祖母绿》以精致的艺术表现出作家在痛苦的理想主义基点上思想观念的升华，对中年知识女性曾令儿虔诚的爱情奉献主义的现实价值，做出了冷静的回顾审度，划出了张洁的创作由理想到现实、由爱情到事业的重大转换。《婚配概然率》由一个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归结到当代知识青年婚姻观念的现代化，对于种种人为的婚姻悲剧，是一个小小的不乏趣味性的否定。这里的人物距离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当然还有一段距离，却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不象有的作品那样，人物被作家的政治矫情所累，在应该是悲剧的地方写成了掺着几分虚假的正剧。

基于以上对作家思想观念更新的重视，我们认为军事、工业题材中朱苏进的《凝眸》和肖复兴的《苹果绿的颜色》，也是值得注意的。《凝眸》，透过海防前线一只四十倍观察镜的视角，对海峡两岸敌我对峙状态两代官兵的心态进行了扫描，表现了朦胧的当代军人意识：渴望沟通和理解、呼唤友谊和平。《苹果绿的颜色》如果和达理的《“亚细亚”的故事》放在一起，就可以对当代青年工人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看得更为清楚。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也失去了自己的普通女工“亚细亚”的悲剧本不应该再重复了，但历史却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也不是不可能被按照某种“先进”、“模范”的模式铸造成一架劳动机器。贺大鹏这个

年青工人，正是在对传统观念的辩证否定中发现和创造着自己。他也许还没有褪尽旧的精神烙印，行为也常越出习惯和规范，却有活力而无假气。这里的工人属于青年中的小字辈，和“亚细亚”不同，和刘思佳也不同。他们是远不完美的新人，是需要用新的眼光承认和认识的存在。

社会主义悲剧已经不是禁区了，这主要是生活本身的力量对文学的冲击。当人们从狂热中惊醒，以清醒的理智去审视过去，就会发现许多本来不应该发生然而却无可挽回地发生了的悲剧。“文革”十年便是漫长的历史大悲剧，由此向前追溯与向后延伸，可以看到许多潜在的因果联系，种种或悲壮崇高或凄凉悲婉的悲剧在人生舞台上演出。最近几年，悲剧因素走进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多样的悲剧审美形态。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说，有一些反思历史的作品，超越了拨乱反正时期某种特定的政治眼光的局限，从人的生存方式的角度评判，把握历史，悲剧因素浓化起来。看得出，这是一些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

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是对于一种曾经视为无比神圣的目标的愤懑的控诉和嘲弄。他集中写了无谓牺牲的悲剧。促使这里的人物走向这种无谓牺牲的悲剧结局的，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以庄严肃穆的外衣包裹着荒谬内核的强大的力量。它不可抗拒、不容置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成为人们命运的主宰。小说的情节支架（炸毁雀山工程、修筑龙山工程荣誉室）已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意义而具有了象征的寓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一次自掘坟墓的行功。尽管大可不必如此，却又必须如此。这是既可笑又可怖的严峻而又荒唐的真实。这个经过提炼的典型化情节，使这部以“九大”前后林彪任国防部长期间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有可能成为历史曲折年代人

的生存形式的艺术概括。遗憾的是作品过于看重秦浩个人的恶德劣迹，对于艺术地概括一个荒谬的时代尚缺乏恢宏的构思，个别情节一般化，影响了作品的历史深度和审美力量。但李存葆毕竟已经有了自觉的悲剧意识。他写了各种各样的死：郭金泰是清醒地死，王世忠是糊里糊涂地死，刘琴琴的死是美的毁灭，孙大壮的死是美被愚弄、扭曲。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无可奈何地充当了历史祭坛上无谓的牺牲品。小说的悲剧力量，是在这种无谓牺牲的巨大灾难中肯定普通人生命的价值、美好的愿望，肯定那被践踏扭曲、被扼杀摧残的人生需求的合理性，是一种独特的悲剧审美形态：崇高悲壮中杂以愤懑、郁闷、缺憾和不平。

陈村的《走通大渡河》选取了人与自然这个角度，用类似新闻纪实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的画面连缀起来，集中写暴虐、凶狠、桀傲难驯的大自然，写人在战胜大自然过程中所付出的牺牲。构成悲剧冲突的一方，就是大自然，是险恶不驯的大渡河：一条饥饿的、冷酷无情的、吞没了无数生命的河。在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也是一种新的观念。较之把大自然理想化和诗化的浪漫主义，它是冷峻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又有意避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纷扰。这里的大自然仿佛是向社会、时代封闭的，所以它又是非现实主义的，是写实与象征的结合。作者的社会观埋藏得很深，但从他如此集中地写了那样多的死亡之中，你可以感觉到一种仅仅在理论上可以避免、而在实践上却没有避免的悲剧。单单是战胜大自然，就是艰难的，就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何况人与人的矛盾、人自身的谬误，又消耗、抵销了人与自然斗争的能量，于是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

知青小说这一年的发展很特别。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走

完了一段不平常的路，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规模巨大的社会行动，达到了辩证否定的认识高度。如今，它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寻找着审美把握的新的角度和层次。阿城带着他的“棋呆子”王一生闯进这个领域，使这个仿佛已经被人写尽了的题材天地豁然开朗。这里的“上山下乡”退到了无关紧要的背景位置，作家看取生活的观点，超越了对这一段特殊生活的认识评价而转向了生活态度、人生体验，达到了性格化、人生化。以“下棋”这样的小题材而囊括了“衣食住行”人生要义，寄寓了清苦的生活境况中自我精神解脱的甜酸苦辣，《棋王》是第一个。《拂晓前的葬礼》尽管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知青小说，但它是通过两个知识青年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农民和农村的，表现了当代知识青年一种新的农民观和乡土观。它写出了人在抛弃了心造的“灵光圈”之后的升华。因此，我们宁愿把它和《棋王》一起，看做是将对知青小说产生重大影响的过渡性作品。主人公田家祥集农民的伟大与渺小于一身，是一个悲剧人物。作者对这个人身上“农民意识”的解剖，也许有它的片面性。好在文学并不追求社会科学论文式的精确，它要求思想和艺术的独特，要求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退一步说，就在作者所发现、所思索的农民这一“片面”中，不是可以使人产生许多意味深长的联想吗？

这一年的知青小说，表现了自觉的悲剧追求的，是孔捷生的《大林莽》。它写的是一支知青小分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一次错误的行动。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大林莽，是现实的与超现实的结合，是特定条件下人所无法抗拒的非理性的异己力量的象征。人受这股力量的驱使和箝制，莫名其妙地防范、戒备、猜忌，无休止地纷扰、争斗，迷途而不知返，导致了走不出大林莽的结局。作家的眼光，也超越了“知青生活”

范围而力求对特定条件下人的生存和理想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近年来，通俗文学的兴起是震惊文坛的一件大事，雅俗文学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了。1984年中篇小说创作也透露了这一信息。邓友梅的《烟壶》、冯骥才的《神鞭》等创作，无异将对俗文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说应该是各式各样的。中篇小说由于长、短适中，结构灵活，有更多伸缩、回旋的余地。为作家施展其独创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说，艺术的多样化与思想的独创性并进，小说已经是各式各样的了。和生活同步的与有意拉开距离的、浪漫的象征的与写实的、传奇的通俗的与典雅的纯文学的、虚构的与非虚构的、情节淡化的与情节强化的、心理情绪的与叙事的性格的……各异其趣，都有其生存、发展的权利。

文学的黄金时代在望，我们期待着中篇小说更辉煌壮丽的未来。

目 录

- 《1984中国小说年鉴》序……………孔凡青（1）
历史感的加强和悲剧意识的觉醒
——《1984中国小说年鉴》（中篇小说卷）序
……………刘思谦 谢望新（3）
- 烟 壶……………邓友梅（1）
- 鸡窝洼的人家……………贾平凹（98）
春妞儿和她的小夏斯……………张一弓（218）
拂晓前的葬礼……………王兆军（276）
棋 王……………阿 城（456）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李存保（498）
祖 母 绿……………张 洁（663）

烟 壶

邓 友 梅

近年来由于大工业化的卷烟生产，使吸纸烟者遍及世界各地，各个阶层，把闻鼻烟这一古老的生活享受硬是给挤兑没了。这是件叫人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事！从卫生的角度看，鼻烟比烟卷、雪茄可实在优越得多。闻鼻烟只不过嗅其芬芳之气，借以醒脑提神，驱秽避疫。并不点火冒烟，将毒雾深入肺腑薰染内脏。其次闻鼻烟时谁爱闻谁抹在自己鼻孔下边，自得其乐。不爱闻的人哪怕近在咫尺也呛不着熏不着，如果打喷嚏时再用手帕捂紧鼻口，那就毫无污染环境的弊端。鼻烟自从明朝万历九年被利玛窦带进中国，到康熙、乾隆年间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朝野上下皆嗜鼻烟。那时，不会闻鼻烟的人大概就象今天不会跳迪斯科那样要被人视作老憨。康熙皇帝到南京时，西洋传教士敬献多种方物，他全部回赏了洋人。只把“SNUFF”收了下来。有学问的人说这几个洋字码儿，就是“鼻烟”。看过乾隆庚辰本《过录脂评石头记》的人也会记得，晴雯感冒之后，头昏鼻塞，宝玉命麝月给她拿了西洋鼻烟来嗅过，痛打几个喷嚏，通了关窍，这才痊愈！纸烟也盛行了多年，它可曾有过鼻烟这样显贵的身份、光辉的业绩？

还有一个证明鼻烟优越的实例，自明末以来，由于鼻烟的流行，我国匠人结合自己民族工艺传统，大大的发展了鼻烟壶

的制造艺术。您别小看鼻烟壶这东西大不过把握，小则如拇指，装不得酒，盛不得饭。可是它把玉石琢磨、金丝镶嵌、雕漆、烧瓷、雕塑、绘画、景泰蓝、古月轩各色工艺技术都集于一身，成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葩。成了中国工艺技术一个浓缩的结晶。尽管经过上百年的流散、毁坏，很多珍品丧失了。今天我们若涉足到烟壶世界里观光，仍然会目不暇给，美不胜收。按原料来分，有金属壶、石器壶、玉器壶、料器壶、陶器壶、瓷器壶、竹器壶、木器壶、云母壶、觚器壶、象牙壶、虬角壶、椰壳壶、葫芦壶，此外还有珍珠、腰子、鲨鱼皮、鹤顶红……按其大类已是举不胜举了。若分细目，名色更加繁多。比如同是瓷壶，又分官窑、民窑、斗彩、粉彩、模刻、透雕、青花加紫、雨过天晴、珐琅、窑变……同是玉石壶，则分白玉、青玉、翡翠、珊瑚、玛瑙、水晶……而玛瑙壶中又要分玳瑁、藻草、缠丝、冰糖……若按造型来分，则又有鸡心、鱼篓、砖方、月圆、双连式、美人肩等等。只一个圆壶，也要分作扁圆、腰圆、桃圆、蛋圆等。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所以一些好烟壶在国际市场上常常标以连城之价。一九七六年德国拍卖行展出一只烟壶，几分钟内被人以二百万马克买了去。美国著名的烟壶学者司蒂文森先生去世后，他收藏的中国烟壶拍卖了一百四十万美元。这位司先生终生不娶，除去研究中国鼻烟壶几乎别无他好。他写的关于中国鼻烟壶的研究著作，在同行眼中差不多等于原子能学者眼里居里夫人的论文。在西方有两个“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他们定期开会，宣读论文，出版期刊。会员人数年年有所增加。司蒂文森先生生前就是设在北美的那个学会的主席。我们说鼻烟推动人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这不算夸大吧。